

陳丹青：我們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受過小學教育而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太多了；受了大學教育而一事無成的人，也太多了。“學歷”與“成就”應是正比，不是這樣的。

什麼叫做救自己呢？就是忠實自己的感覺，認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煩，不要放棄，不要敷衍。哪怕寫文章時標點符號弄清楚，不要有錯別字——這就是我所謂的自己救自己。

我們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筆一畫地畫畫，賈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膠片。

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根本就懷疑“培養”這句話。凡高誰培養他？齊白石誰培養他？

真的美術史是什麼，是一聲不響的大規模淘汰。

你要肯定自己的感受，感受是很可貴的東西。畫出動人的畫，憑的是感受，而不是技巧。我畫的那個朝聖的小姑娘，那麼苦、那麼好看，但她自己卻不知道——藝術就是這樣，憑這一點點就打動人了。

偏愛、未知、騷動、半自覺、半生不熟，恐怕是繪畫被帶向突破的最佳狀態。

常識健全就是基礎，素描不是基礎，現在的素描教學是反常識的。什麼都很重要，但你要說素描最重要，那就不對。一棵樹，你能說哪根樹枝，哪片樹葉最重要嗎？

我沒有素描基礎，不是照樣畫創作？中國傳統繪畫從來就不畫素描，難道就是沒基礎了？想當年，我們一起畫畫的同學中，那些把大衛石膏像畫得好得無與倫比的人，現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藝術家是天生的，學者也天生。“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謂“天才”，而是指他實在非要做這件事情，什麼也攔他不住，於是一路做下來，成為他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然，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國人。

我實在不忍享受“水淺”而“火不熱”的生活，遂毅然出國，“受苦”去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年初，我又回來了。我一回來，還在美國的不少中國同行就憂心忡忡誠心誠意追問我：適應么？習慣么？後悔么？那意思，就是怕我回來又“受苦”。

中國人大概是慣于取巧而敷衍的，我自己也是如此。而我所見美國藝術家，一個個憨不可及，做事情極度投入，認真、死心眼兒、有韌性，即所謂持之以恆，精益求精是也。

同人家比，中國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實，要說踏實老實的憨人，中國不是沒有，只是少，例外，吃虧，混不開。

放鬆政治掛帥、美學觀略放寬、創作格局稍許多元，是做文化起碼的前提。八十年代用過一個詞，叫做“鬆綁”——不少語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實情給說出來。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徐悲鴻任北平藝專校長。攔現在，第一條入黨，第二條湊夠行政級別，然後呢，領導看順眼了或把領導捋順了。於是一層層報批、討論、談話、任命，轉成副部級、部級之類……這樣的“入世”，有利

益，沒擔當。今日大小小教育官員除了一層層向上負責，對青年、對學問、對教育、對社會，誰有大擔當？

學生也被權力化，年紀輕輕，接受的都是權力教育，事事認同權力，以後出來到社會，國家就交給這樣的學生。

真率是很高的要求。真率也是品德。我為什麼喜歡魯迅？他罵人、鬥爭，不買賬，一輩子叫板，但是孝順、善良、心軟。西方一些知識分子、藝術家也是，很驚世駭俗，但私下很純樸、真實。中國這樣的人不多，要麼驚世駭俗，人不可愛；要麼人可愛，卻沒有骨頭、鋒芒。

一個了不起的畫家，一定是一個敢於說真話、做真事，敢於活出真我的人。唯有如此，他才能創作出稱得上偉大的作品。梵高一輩子如此，所以他是梵高；塞尚如此，所以他是塞尚。

同樣，在《局部》里，我們也能看到了一個活出真我的陳丹青，他仍舊是一副老派文人范兒，面對人類文明留下的輝煌藝術遺產，拋棄藝術史正統、流行的定勢和結論，用與眾不同的個人觀念和審美重新解讀，別開生面，引人入勝。

如何讀懂藝術，正如陳丹青所說“除了偏見，還能是什麼呢？而我讀到的所有美術史，無非是被權力合法化的正版偏見。”這正是他通過《局部》這個節目傳達的觀念，但視頻雖好，卻不能隨時捧在手中翻閱，好好體味其中深意。曹教授



將當今教育體制種種表面文章與嚴格措施刪繁就簡，不過四句話：將小孩當大人管，將大人當小孩管；簡單的事情複雜化，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我一點不關心中國學生的英語如何。我看見大家的中文一場糊塗。我們千千萬萬的“好蘿蔔”如今是英語也不好，中文也不好。

我最怕看見年輕人自卑，可是我們的教育就是讓你越來越自卑。

人文藝術教育表面繁榮，擴招、創收、增加學科、重視論文等等；實則退步，學生“有知識沒文化”、“有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

年輕人仍然所見極有限，又迷失在太多訊息中。訊息不等於眼界。

我認為家長是第一兇手，學校是第二兇手，他們合夥把孩子弄成跟他們一樣，這些孩子長大後又成了下一茬兇手。

我真正的身份就是知青，我真正的文化程度就是高小畢業，中學都沒上過。

文憑是爲了混飯，跟藝術沒什麼關係。單位用人要文憑，因爲單位的第一要義是平庸。文憑是平庸的保證，他們決不會要凡高。

世界上重要藝術家都不是研究生學歷，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連高中都沒上。梵·高就是個病人，畢加索也沒有大學文憑。當今中國，需要文憑，爲了就業，得到社會的認可，你就得拿個文憑。



sonality, Chen Danqing, unlike many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dares to question the social reality, and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many social events with a sense of detachment that should have been possessed by an intellect. He is awarded the prizes for “The Fifty Public Intellectuals Who Have Influenced China”, “2005 Top Ten Male Elites in China”, “Elites of the Era”, etc..

四十年後再看 陳丹青《西藏組畫》

In Retrospect of ‘Tibetan Painting Series’ 40 Years Later, CHEN Danqing

四十一年前有了《西藏組畫》，十五年前見過一回。今年四月再見，是《牧羊人》拿來工作室進行物質狀況評估，這是要再次進入市場之前的準備了。七張畫，截至目前，《牧羊人》是唯一一件在市場流通的作品。

好事者如我，一見面就動了非我本分的念頭。利用作品入市時差的機會，就近在油畫院做個公開展示？這就好比偶遇了趁熱但久未當面的人路過家門，何不招呼一聲，留下一刻，聊幾句？

藏家先生同意了；委託人也同意；油畫院領導同志同意並慫恿：有沒有可能找找其它幾件或與西藏組畫相關的作品？其它六件各有各的事，沒線索，不容易。找作者，作者不大同意參與：“西藏組畫是老黃曆了”。是的話，是這麼說，但大家想展。

然後，在作者的畫室大面積的搜索，找出百多件80年創作《西藏組畫》的草圖、速寫、畫稿及相關文獻，頓時像給牧羊人找到了她的草場。

隔天，好消息來，其它幾件的持有者和機構，支持我們一比一的復刻版。好啊，牧羊人的兄弟姐妹們至少有了一個相對準確的訊息。

有油畫院陳列館做場地，愈來愈多的人協力，爲路過的《西藏組畫》辦展，掛出來給大家看看。

——郇武旗

1980年，丹青的《西藏組畫》使中國文化界這條戰船羞愧于繼續迷失在政治海洋，開始靠岸，靠向生活之岸。從此，詩歌、文學、電影，當然包括美術創作，逐漸貼近日常生活，俗稱“生活流”。我們用盡所有讚美之辭都不算過，雖然這一歷史轉變僅僅因爲這個27歲小伙子的偶然之作，它從根本上結束了文革教條，開始放射那個時代最渴望放射的人性之光。

一年後丹青離開這條戰船，獨自浪迹紐約。但是戰船無法忘記他，而且對他寄託更大的希望。丹

青置之不理，也許他意識不到水手們對他的厚望的力量，這種力量也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

——摘自劉小東《爲丹青》

41 years ago, the Tibetan Painting Series was created, I had seen it once 15 years ago, and had seen it again this April. It was The Shepherd that came into the studio for a physical evaluation, in preparation for her re-entry into market circulation. Seven paintings, up to now, The Shepherd is the only one in market circulation.

Nosey people such as me, get all sorts of ideas upon seeing it. Maybe I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time gap before the artwork re-enters the market, and make a public exhibition in the nearest art academy. This felt like a person who has not been home for a long time passing by the front door of his own home and coming in for a chat. The collector agreed, the client also agreed, col-

leagues and cadres at the art academy even encouraged me by asking if it was possible to find other works from or related to the Tibetan Painting Series. The other six artworks are located in their separate environments, I had no clue of their whereabouts, so it didn't look easy. I looked for the creator, who did not agree to participate, and said “the Tibetan Painting Series is old news.” Be as it may, people still want to exhibit and see it.

Then, in the creator's studio, after a large-scale search, I found more than 100 sketches, drawings, and related documents of the Tibetan Painting Series created in the 1980s, and immediately The Shepherd had found her pasture.

The next day, good news came, collectors and institutions who owned the other pieces supported our wish to make one-to-one replicas of the artworks. At last, we had accurate info about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The Shepherd.

With the art academy providing the venue, and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contributed to the exhibition, we exhibit the passing-by Tibetan Painting Series for everyone to marvel at.

- Tai Wuqi

In 1980, Chen Danqing's Tibetan Painting Series creat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like a ship, were ashamed to continue to lose control of itself in a downwards spiral into the whirlpool of politics, and began to dock closer to the shore of life and humanity. Since then, poetry, literature, movies, and art creation, had gradually come closer to daily life, it was commonly known as the “life flow” era. To this day, we cannot say enough words of praise about it. Although thi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was only due, by coincidence, to the artwork of the then 27-year-old young man, it fundamentally ended the doctrin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gan to radiate the light of humanities that was longed after in that era.

One year later, Chen Danqing left the ship and started to wander alone in New York. But the ship could not forget him and had placed greater hopes on him. Chen Danqing ignored it, perhaps he did not realize that the power of the expectations from other sailors in the ship could also be appli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四十年後再看 西藏組畫

陳丹青

2023 5/10-6/10

展覽地點：中國美術學院陳丹青畫廊
主辦單位：中國美術學院陳丹青畫廊
聯合主辦：中國美術學院陳丹青畫廊、北京海峽國際藝術品博覽中心、云上美術館